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刘辰希 / 著

Nanquan

五味杂陈的暗恋情结，真挚动人的兄弟情义，

父子两代的情感隔阂与信念碰撞，命运到底握在谁的手中，

梦想是否需要坚持，什么又是南拳的真谛……

南拳



刘辰希 / 著

Nanquan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拳 / 刘辰希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11
ISBN 978-7-229-00060-8

I.南… II.刘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2302 号

南 拳

NAN QUAN
刘辰希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责任编辑: 徐 飞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 092mm 1/16 印张: 15.5 字数: 201 千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 册

ISBN 978-7-229-00060-8

定价: 25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|壹| Blue /1



|貳| Red /23

CONTENTS

目录

【参】 Black /127

【肆】 White /207



Blue

朝 气 蓬 勃

尚德广场建好的那年,汤杰十一岁。

他咬着冰棍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,音乐喷泉欢快的舞蹈,黄昏下是晚饭后闲来散步的百姓。跳上最后几步大理石台阶,尚德人民礼堂巍然屹立,在它脚下的一块平地上,十来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正跟着他们的师父操习武术,一招一式刚健有力,气势激昂。过往行人无不驻足观赏,拍手叫好,俨然已成了新建广场上的一道风景线。

汤杰的冰棍早吃完了,但他看得出了神,剩下根木棍还咬在嘴里。他被那些刚劲的招式深深地吸引住了,对于那个领着少年们比画的年轻人,汤杰的心里充满了敬畏,他飘逸的长发,犀利的眼神,响亮的口号和流畅的出拳都让汤杰莫名地感到紧张。

“小朋友。”

不知道在什么时候,汤杰的身边悄无声息的站过来一个中年人。汤杰转头看那人,他的皮肤黝黑,肌肉健硕,一张端正的国字脸神采奕奕,眼神谦和,精干的身板罩着一件白色短袖衫,背后印着一个“武”字。

汤杰看了两眼,又将视线重新移回少年们的身上。

“小朋友,你喜欢武术?”

“嗯。”汤杰也不回头,淡淡地答了句。

“你知道他们现在操习的是什么武艺吗?”

“武术。”

“我是想问,他们比画的是哪门哪派的功夫?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这是南拳,南拳的基本拳路。”中年人显得有些得意。

“很厉害吗?”汤杰始终没有移开视线。

“当然,耍得好,自然是很厉害的。”

“那我可以学吗?”

“当然可以呀,只要拜入师门,你就可以习练南拳了。”

“那将来打架是不是会很厉害?”汤杰终于转过头来看着中年



男人。

“习武不是为了争斗，而是为了强身。”中年男人半蹲下来，很认真地看着小汤杰的眼睛。

“那习武之后，打架会很厉害吗？”小汤杰也很认真地看着中年男人的眼睛。

中年男人一时语塞，只好点了点头。

“那我现在就要入门。”汤杰一脸兴奋。

“现在？不行不行，你得先回去告诉你父母，你还得带一百元报名费来，我们武馆很正规的，这是宣传单，还有张申请表，你拿回去看看。”中年男人从裤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，拿了两张给汤杰。

这时，操练的少年们停下来休息，领头的年轻人看到了站在那里的汤杰和中年人，便走了过来。

“杨威，怎么样？”

“师父，基础我带着他们都练了。”

“好，”中年男人转过头对着汤杰，“小朋友，有兴趣的话回家告诉你妈妈，可以把宣传单给他们看，我们是正规武馆，决不乱收费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筹好资金租地方，所以暂时在这里，广场很不错的，还有观众。哦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华武术精神，不是为了赚钱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大伯。”汤杰听到弘扬中华武术精神，顿时更加激动，挥舞着两张单子，飞奔回家了。

“大伯……那小孩刚才叫我大伯你听见没，我很老吗？”

“不是，师父，您简直是初升的太阳，生机勃勃的。”

“杨威你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快去操练！”

“是！”

最后一抹霞光伴随着少年响亮的呼号，消逝在天边。

汤杰的家坐落在半山坡上的一片旧楼房中，那是尚德市钢铁二厂的房子，厂子里这几年效益不好，职工的福利也很差。肮脏的

楼道，斑驳的红砖墙，拥挤的公用厨房和厕所，汤杰就是在这样狭窄的楼道中，挥舞着晾衣竿子长大的。

汤杰的爸爸叫汤爱国，是个老实淳朴、脾气却火爆的工人。都说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只要一看老汤拿着扫帚教训儿子的架势，就能一下子深刻地体会到。每次打儿子，都是他自己声势浩大，呼天抢地地喊。特别是因为学习的事情，要是汤杰把他爸给惹毛了，那就不是开玩笑的了，什么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党，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厂，下手跟打日本鬼子似的。汤杰却从来不喊，一句也不吭，眼泪总往肚子里吞，每次叔叔阿姨都说汤杰乖，理解他爸的良苦用心。

“有啥子好喊的，他丢得起人我还丢不起那人呢，狗屁道理，没文化就别装有文化！”

后来，汤杰爆发的那次，把楼道里的邻里都看傻眼了。

汤杰的妈妈是个善良的女人，贤惠温柔，烧得一手好菜，就是身体虚，常常生病。她又摊上了哮喘那病，一到冬天，一发病气也喘不过来，什么药也不管用，人也站不起来了，只有给儿子烧菜的时候，才有精神，旁人看了，暗自感慨。

汤杰这天从广场回到家里，二话不说，背着书包就钻进了自己的卧室，翻开书本看了起来，平时七点过他都要打开电视看他最喜欢的《西游记》，他今儿也不看了，一个劲儿地复习功课。

这个时候，老汤回来了，他往卧室里瞅了瞅。

“那兔崽子吃错药啦？”他边脱外套边问正摆着碗筷准备开饭的汤妈妈。

“不知道，今天小杰去了趟上个月新建好的广场，回来就成这样了。”

“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吧？这孩子！”老汤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平时这个时候回来，小杰不是坐着看电视，就是抱着碗开吃了，今天真是奇了怪了。

“小杰，快来吃饭吧。”等菜都上桌了，汤杰还看得如饥似渴，真有点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感觉。



“臭小子，你装个鬼，快滚出来吃饭！”老汤一声喝，汤杰乖乖地走出来坐到了桌子边上。

“爸，我想好了。”

“想好什么？”老汤心里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

“爸，我准备好好读书，充分利用时间……”汤杰低着头，“爸，你知道我这两年身体不好。”

“别，身体不好的是你妈，我三两下还打不死你。”老汤倒了一杯白酒，抿了一下，酒辣，龇着牙吃了口凉拌莴笋，那是老汤的最爱。

“爸，我决定好好学习，抓紧在学校的每分每秒……”汤杰把弄着筷子，怯生生地说。

“有屁就放。”老汤知道儿子想提什么要求，他本身性格耿直，讨厌拐弯抹角，无非是想买个什么玩具，看场什么电影，老汤掂量着，儿子不能一个劲儿地骂着学习，适当也该给些什么奖励。

“爸，我想学门才艺。”汤杰头都快低下桌子了，他紧张得大气不敢喘一口。

“臭小子，学习还没整上心呢！学才艺？你想要杂技呢，还是拉二胡呀？”老汤狠蔑了汤杰一眼，没好气儿地说。

“老汤，你就不能听听孩子说说呀，学才艺也是好的嘛，只要想学，就是好兆头嘛，你凶他干什么。”汤妈妈给老汤夹了块肉，她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，却更透着善良与温柔。

“好好好，你说，你想学什么才艺？”

“我想学……我想学南拳。”

“什么？”老汤一听就火了，他一心就想着儿子能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，心里早认了个死理，不用功读书就没文化，有文化没大学文凭等于没文化。所以他一听儿子要学什么拳，心里就不舒服。

“我想学南拳。”汤杰在怯懦中，却透出一股子坚定。

老汤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顺手操起旁边的筷子敲在汤杰的头上：“小兔崽子，不好好读书，想着打拳，我他妈白养活你了！”

汤杰闪避不及，疼得直咬牙，汤妈妈赶紧起身拦住老汤。

“孩子说点什么你就动手动脚，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”汤妈妈是个柔弱的女人，说着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“操，都是被你给宠的，一天不好好学习，光知道玩，这电视买来干啥子？买来害他的！还要学什么拳，老子一脚踹死你！”老汤越说越气，两眼瞪得老大，鼻息急促。

“你就歇歇火吧，孩子就说了个想法，又没说一定去学，你生这么大气做什么嘛，给邻居看笑话是不是嘛。”汤妈妈说着说着眼泪就淌了下来，摸着汤杰的头，她一激动，一张脸就惨白，汤妈妈还贫血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你别流泪了，赶紧吃饭吧。”老汤瞥了一眼汤妈妈，怕她又把病给急犯了，所以压下怒气，点上烟抽着。

晚上，汤杰一句话也没说，躺在小床上，看着窗户外漆黑的夜空发呆。这个时候，妈妈走了进来。

“小杰，睡着啦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小杰，”汤妈妈坐到汤杰的床边，“你爸的脾气你知道，他是恨铁不成钢，我们一家都是工人，工人能找几个什么钱，你想过好日子，就得好好读书。你想学什么拳，等你考上大学了，你爸不会拦你的，听你爸的话，他在厂里那么辛苦，你就别给他添气了。”

汤杰一句话没说，转过头睡了，他听见妈妈出门时轻轻的叹息，觉得心中一疼。

尚德的夜生活不可谓不繁华，两条穿城而过的小河堤岸上是数不尽的迪厅、歌厅和夜摊，江南含蓄的河风吹不散年轻人享受时光的激情，更吹不走这南方宝地难得的商机。

“威。”一个精干的中年人背着各种棍棒器械走在前面，他欣赏着这个城市的夜色，忽然喊了一声身后的男孩。

“师父，什么事？”身后的男孩正埋着头向前走，这个男孩叫杨



威，加入南门四年了，是南门的首席弟子，他是前面那个中年男人的徒弟。中年男人叫方义龙，大家都叫他老方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，他何时开创南门，何时带着杨威来到这个城市，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很能打，只知道比起一个武师他更像江湖骗子，他告诉大家这就是生活，并不与武术精神相违背，撇开武术精神不谈，但他从来没害过孩子，他对待自己的徒弟像学生，但对待自己的入室弟子，更像是家人，比如杨威，还有后来的苏生和汤杰。

“我说威，肚子饿了吧，我们到前面吃碗面吧。”

他们走到一个夜摊坐下，然后点了两碗小面。

“现在节约点，不然就没钱租房子开武馆了，而且……还要送你去武校。”

“现在不是挺好的嘛，广场那边练着，挺多人看，就等于宣传了，他们练着也有劲儿，不也弘扬了南拳嘛。”杨威津津有味地吃着面，脸上泛起红晕，也忘记了练武的疲惫。

“小崽子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没个根也不是回事情，广场那边待不久的。”

“怎么待不久了？”

“你不懂，那边发展起来了，就是块好地方，好地方能没人争么？现在没人收保护费，迟早也有人来找碴儿的嘛。”老方是有头脑的人，他悠悠地说，也不经意间盘算起未来。

“师父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跟着你还没学够呢，你多少拳路还没教我，我不想去武校。”

“这个没商量，你不能靠着我一辈子嘛，武校出来有工作，懂不？”老方说这个的时候很严肃，杨威的未来是不容商量的大事，由不得杨威使性子。

“威，今天那个小孩儿来了吗？”老方突然问。

“哪个小孩？”

“就是前天，站在我身旁那个，咬冰棍那个小屁孩。”

“没，你啥子记性哟，我早忘记那孩子了。”

“你没看他那双眼睛，他看你们练武时那双眼睛，简直钻进去了，要是那小子练武，绝对是个武痴。”

“是么？可是他昨天和今天都没来，我看是不会来了。”杨威背上器械，准备回家了。

“要是我专心教他，十天半月的，除了你，那帮孩子没谁是他对手。”老方全没注意到杨威的话，还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。

他们起身走向夜色中时，夜摊旁的几个混混儿，透出不善的眼神。

那天下午学校放学很早，汤杰和他的好朋友李想跟平常一样结伴回家。小路向山腰延伸，远远就可以见到那一排排红砖老房。

“想仔，现在还早吧？”

李想看看手腕上崭新的电子表，那是他爸去浙江办事时给他买的。

“是还早，不想回家？那我们去打电动吧。”

“不，我想去尚德广场。”

“去那里干什么哟，我去看过了，一点儿都不好玩。”李想瘦小的身子骨，方正的脑袋，剃个小平头，一天就念着玩电动，成绩却是出类拔萃的好。

“那里有个武术班，教打南拳，你知道我喜欢武术，我想去学。”汤杰说得很认真。

“你不是喜欢《西游记》吗？怎么又想学南拳了。”

“哎呀，啥子东西哟，这是两回事，好不？”

“那走吧，去看看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远远的，老方就看到了汤杰，但汤杰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正看着他的中年男人，他的所有目光都被那帮挥洒着汗水，出拳呐喊的少



年所吸引了。

“威，你来！”老方把杨威叫了去。

“什么事，师父。”

“你看，那小子来了。你去把他叫过来。”杨威顺着老方的手势，看见了站在大槐树下的汤杰和李想。

“嘿，小子，我师父叫你过去。”

汤杰看见杨威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他的眉头微蹙，然后从大理石台阶上跳了下来。

“小子，想好了吗？跟着我学南拳吧，既能强身，又可自卫，将来参加武术比赛得了奖，又是很争光的事情嘛。再说学费又不贵。”

“我想学，但我没钱，我爸不准我学这个。”

“那就没办法了，哎。”老方实在觉得有些遗憾。他倒不是觉得少了笔收入，这年头喜欢武术的小孩本来就少，就是喜欢，家长也觉得没用处，都逼着学什么乐器呀，绘画呀，武术早靠边站喽。

“但是我想学。”汤杰眼中的坚定，却着实让老方吃了一惊。

“那这样吧，我随便打套拳，你若能把招式大致模仿出来，我就不收学费，只收个报名费，那是入门的规矩，再说以后也得给你置办些家什。小子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汤杰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，他感到心潮澎湃，不禁捏紧了拳头，专注地看着老方。

“挺沉平正，贯气扣梢；阔幅扎马，沿中继击；未定不移，未稳不发；吸蓄闭息，呼发开声。小子，看好了！”

老方话音刚落，便握拳出招，他两眼放光，招招有力，拳式挺拔、沉稳，刚健力丰。一套拳下来看得徒弟们连连叫好，路人啧啧称赞，李想更是目瞪口呆，只有汤杰一人不动声色，却是目光如炬。

“小子，该你了！”老方收拳之后，走到汤杰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其实老方并不想为难汤杰，内行人都可看出老方只是对南拳的基本套路稍稍做了些改变，杨威等人立刻打出绝非难事，不过对于从未习过南拳的汤杰来说，便是有难度了。

只见汤杰走到了人群中央，他轻轻闭上了眼睛，周围的嘈杂渐渐消失了，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，四周转暗下来。这时，他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人，那人被一束光芒打亮，接着，那人双手抱拳，他出招了，很慢很慢，仿佛是要汤杰看个仔细……终于，一声长喝，汤杰睁开了眼，抱拳，出拳，换掌，踢腿，招招式式，一气呵成！

徒弟们看傻了眼，李想已经合不上嘴，行人拍手叫好，就连杨威也狠狠吃了一惊，老方则是微笑着走到了汤杰的身旁。

“孩子，你跟南拳有缘，我愿收你为入室弟子，回去告诉你父母，你不学南拳着实可惜了，去吧，明天我在此等你。”

“嘿，你那个乱七八糟的，还差得远呢……师弟。”杨威对着汤杰微微一笑，那是一种信任、接纳和期待。

汤杰从未这样高兴过，他觉得自己属于武术，属于南拳，他的命运与此息息相关，他兴奋地奔跑，像刚刚展翅的雏鸟，找到了自己的天空。

汤杰回到家的时候，汤妈妈刚做好了晚饭，看见儿子回来，露出慈祥的微笑。

“妈，我还是想学南拳。”汤杰心里的事情从不会瞒着他的妈妈。

“小杰，我从来没看你认真做过一件什么事情，你要是半途而废了，或者是影响到学习了呢？你爸爸会更生气的，又会打你的。”汤妈妈洗了手，又把洗好的衣服挂在公用阳台的晾衣竿上，她片刻不停地劳作，丝毫不顾忌自己虚弱的身体，她很累，她的声音却永远是那么温柔，充满力量。

“妈，我不会半途而废的，也绝不贪玩了，只要爸他答应，我可以保证的。再说我练好了功夫，可以保护妈妈呀，你帮我给爸说说嘛。”

“那个得交学费吧，要多少呢？”

“师父说我很有天资，不收我学费！”汤杰显得很高兴，甚至比



得了“三好学生”还高兴，他一脸灿烂的笑容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，但是，师父说得交一点报名费，师父说这是规矩。”

“报名费得交多少？”

“宣传单上说要一百。”

听到这话，汤妈妈面露难色了，家里本来就不宽裕，钱都是省着为汤杰以后读书用的，汤杰一下就要一百也不是拿不出，只是老汤一听要拿钱，让小杰去学南拳的事儿就多了一分难度了。但汤妈妈下了决心，她愿意为了孩子的志趣去说服老汤。

晚上等老汤回了家，小汤杰按妈妈的指示什么也没说，乖乖的吃了饭，写好作业就上床睡觉了。汤妈妈屋里屋外忙活了一阵子之后，便拉老汤坐下。

“老汤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

“啥子事？说吧。”老汤在厂里的锅炉房累了一天，脸上写满了疲惫。

“是关于小杰的事。”

“他小子怎么了，又犯混了？”

“不，你记得前两天你教训小杰不？”

“嗯，就为他想学打拳那事儿。”

“对，我觉得学习是固然重要，但小杰从小到大，都没个什么爱好，你看那些有出息的孩子，哪个不是多才多艺的……”

“这多才多艺，也跟打拳扯不上关系呀？没文化的才打拳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你这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，谁说打拳的都没文化了？”

“哎，我不跟你扯淡，你就说那小子是不是又跟你闹着要学打拳，真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我……”

“你这脾气！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？”

老汤一看妻子认真了，他担心她身子弱不能动气，也就闭了嘴。

“孩子是长大了，也有自己的志趣了，我们不应该扼杀他的兴趣，你就让他去试试吧。”

“影响学习了怎么办，你负责？”老汤一说又来气了，他是一根筋的人，只想着儿子能考大学，有出息。

“小杰他保证了，练拳是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，要是影响了学习，停了就是了。我看儿子也懂事了些，知道分寸的。”

老汤沉思了片刻，没有反驳。

“再说了，”汤妈妈趁热打铁，“那师父说了，小杰很是聪明，学东西比别的孩子都快，为了留住他，学费也不收了，你不相信自己的儿子，你还相信谁去？”

“好吧，既然那臭小子保证不影响学习，又不交什么钱，那就让他去吧，他不能耽搁时间！”

“呵呵……对了，但是可能得交笔报名费。”

“操，这不是还是要钱么！”老汤一听又不乐意了。

“就三十块，少买只鸡吃就回来了！”汤妈妈笑笑，她隐瞒了真实的数额，也是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。

“好吧，明天就让他去吧。但是告诉他，别他妈晚回家，去干别的玩意儿了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”

里屋的汤杰一直耳朵贴着门偷听着，虽然父亲的话多少让他心里不爽快，但父亲毕竟是同意了他去学南拳，他一下跳到小床上，双手乱舞，没有人可以体会他此时的兴奋与激动。

但汤杰并没有听到他父亲和他母亲床头的对话。

“鸡可别少买，臭小子正长身体呢，需要营养。我那裤子不买了，旧的你帮我补补，还能穿……嘿，听见没？”

“你这么疼儿子，你就不能对他温柔点。”汤妈妈的声音，有些颤抖。

“睡吧你，瞎说啥子呀，睡觉睡觉。”

放学之后，汤杰带着妈妈给他的一百元钱，高高兴兴地前往尚